

# 台安文史資料

劉春波  
影

第五輯

政协台安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台安文史资料

## 第五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台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 前 言

在神州大地欢庆国庆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台安文史资料》第五辑与读者见面了。

这辑资料共编入二十八篇文章。其重点内容是介绍台安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事迹。

同时，还编入了在台安历史上有影响正反两方面人物的轶闻佚事以及其他方面有价值的史料等。

我们出版这辑文史资料的目的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使人们受到启迪，继承优良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家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资料中肯定会有很多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各界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这辑文史资料的出版，得到了不少同志的热情协助，踊跃赐稿。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与本辑资料编辑的工作人员有：顾问崔显山，主编张芷峰，编辑李宏民、许凤芹。

台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 目 录

李龙石挽左宗棠联轶事	崔 涂	(1)
忆老塾师刘朝选	刘井瑞	(2)
张学良将军的童年	朱赵氏口述、热余文整理	(6)
对西安事变和台儿庄战役的回忆		
	刘孟学口述、金祥国整理	(8)
家兄程百学的革命生涯	程芝轮	(13)
对“八、一五”后“台安军政民训练班”的回忆	胡承斌	(20)
三大战争中的亲身经历	阎双济口述、张芷峰整理	(23)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台安支队	刘德友	(33)
参加辽东人民自卫军几次主要战役的回顾		
	徐永发口述、姜振宽整理	(41)
台安剿匪始末记	老孝恩、朱恩生	(48)
回忆毛主席接见的日子	齐桂华口述、张芷峰整理	(61)
解放初期的台安妇女工作	杜桂芳	(64)
对台安县土地改革的回忆	李明申	(69)
深受师生爱戴的老校长樊恕	于润昌	(74)
家父对书法艺术的追求	李师山	(77)
桃李钩沉	王勇、梁哲	(79)
台安金融小史	苗印宽	(81)
台安税务史话	齐 放	(87)
台安书店沿革	李 牧、佟文瑞	(91)
郑氏家族的兴衰史	李明申、李红青	(94)

- 姜氏宗族命名字派渊源考 ..... 陈裔文 (103)  
许氏皮影戏琐谈 ..... 金家人、晓许 (106)  
台安地名的音转意变 ..... 魏 史 (108)  
星光灿烂，难忘今宵——回忆七十年代初期  
台安县文化生活的几件事 ..... 王 勇 (111)  
台安县农业劳动模范知多少 ..... 李 政 (115)  
张作霖与生死弟兄马金锋的一段交往 ..... 郝时道 (121)  
于芷山的二三事 ..... 刘蕴华口述、李明申整理 (124)  
张景惠的出身与发迹 ..... 李明申、李红青 (129)

# 李龙石挽左宗棠联轶事

崔 涛

提起李龙石，在世的“老台安”可能没有不知晓的。此公才高行僻，落拓不羁，因不与世俗合流，虽有举人身份，也未能步入仕途。笔者因有喜读掌故的癖好，所以粗览过李公身后留下的《李龙集》各卷。在翻阅《李龙集》第一卷时，偶而发现一段李龙石曾为清末朝廷命官左宗棠撰写挽联的轶事。

原来，李龙石于同治元年应顺天府恩科中举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进取，从同治二年开始几次进京参加会试。因考场循私舞弊使他先后落榜。怀才不遇的李龙石因抱怨社会风气糜烂，罢第归乡之后，逐渐养成了愤世嫉俗的性格。由此以诗酒纵情，清高自傲，每遇不平事，常常大动肝火。光绪六年，他赴昌图探亲访友，偶遇怀德县令张云鹏与昌图知府赵守壁欺凌百姓，便起草了呈状为民申冤。当时因官官相护，李龙石非但没有打赢这场官司，反而被捕入狱。经过十一堂审讯，最后由清政府礼部批复，革掉举人，发配萧关（今宁夏）充军。在遣配途中，押解官同情他的冤案，当行至山海关时，便将其释放。

为了逃刑，李龙石只好隐姓埋名流落京都。他先在同窗徐少云（时任清政府户部员外郎）家落脚，后到挚友李穆门家里栖身。在流落京城的日子里，他担惊受怕，勉强的靠教

读和卖文为生。1887年(光绪十一年)正赶上军机大臣左宗棠故世，朝廷内外忙于举丧，京师的文武官员纷纷赶制挽联，以昭其功。隐瞒身份的李龙石此时受友人陈次亮之托代翰林院撰写了一幅公祭左宗棠的挽联。不料，他的惊人手笔一下子被人们所赏识。于是内阁、吏部、刑部、礼部、都察院、户部、兵部、工部及十三科道都纷纷慕名求他代笔撰写挽联。由于李龙石文采缤纷，才华横溢，他的各幅联语不但对仗奇妙，而且寓意深奥。一时间“潘氏小民”(因隐避身份，报外公潘家姓氏)的诗文风采名噪京师。本来为朝廷代写挽联非他所愿，他是不肯轻易动笔的。但他为了申冤，还是想方设法接近朝中人士。不久，李龙石便借此机缘主动向朝廷暴露了自己身份，并具实重新告了御状，其罪名终被昭雪。

笔者久仰李龙石是我县近代的诗文大家。尤其对他代清政府各部所写的挽联均倍加欣赏，拜读之余，随手抄录几则，供同好们品味。

#### 代礼部公挽左文襄公联

李长源受三朝知遇具三达德立三不朽挽回三代乾坤事业  
炳三光仰柱石擎天公真无愧。

郭忠武建百战勋名作百世师为百寮长扶翼百年元气威仪  
贞百度忽台星坠地继起何人。

#### 代内阁公祭左文襄公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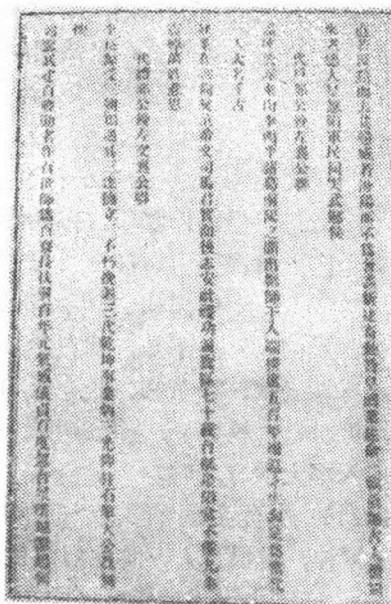
与胡曾彭骆共建奇勋奠国家如盘石苍桑何忍说四真无二  
二老缺一。

继禹稷皋变常垂天壤留光气於日月河狱应只在南箕之北  
北斗以南。

### 代刑部公挽左文襄公联

应天地五百年挺生立德立言立功史册昭垂翻笑李郭无文  
韩欧无武。

是国家第一流人物名士名将名相勋华位置常在伊周之右  
方召之间。



李龙石挽左宗棠部分挽联语影印件。

# 忆老塾师刘朝选

刘井瑞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之后，进行奴化教育，强制学生习日语，拜天皇，灌输：“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等观念。此时乡里有识之士创办私学，以抵制日伪文化。1934年，我们家乡苏家沟也成立了私塾，请来一位名叫刘朝选的老先生教读，有十几名儿童入学。虽然读的是《五经》、《四书》、《千字文》、《庄农杂志》等。但对村童的文化启蒙却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同刘朝选老师读书四年，先生字聘卿，新开六间房人。当时，他年近七旬，但精神健旺。在晚清末年，从事过举世活动，常以乡试中名次孙山而自憾。先生诗作很多，还有文章词赋等，时常慨叹中国社会，今后已不再有风流才子（指会作诗词曲赋的人）。于是，就在学童中收了三男一女，传授诗艺，有靳云秋，于芷文、张介伍和我四人。我就是在那一时期，从刘先生教导下，得到启蒙的，但真正进益，还是参军进入军大学习之后。

这里所要提到的是先生颇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之情。他诵经祈祷，咒鬼媚神，憎恨日人，称他们为倭奴，称翻译警察为二鬼，虎伥。向学生讲述当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往事，把“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居边单戈免战”的一联改做“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为邻如心不恕”，放在书案上。先

生对日伪苛政不满，给学生出诗题，把“王道乐土”四字改成：“王道勤土”，至今我还忆起应题写的两篇诗稿。先生讲《书经·汤誓》篇将“时日曷丧，予旣汝偕亡”写在黑板之上，并在自己写的诗句中有：“庾岭但盼春信早，月明时有缟衣来”。说鬼子占不了东北，关里早晚会打回来！称日本为日影，把太阳旗叫膏药，因此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使学童们初识亡国之痛。

但先生也有消极的一面，常向学童们讲述前朝旧事和当年应考情景，也醉心功名，主张“学而优则仕”。和清末文人一样，讲迷信诵经卷，读《太上感应篇》向冥冥中求福。信鬼神，戒杀生，信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佛家陈腐观念。先生虽然不主张杀生，但对苍蝇蚊子还是不原谅，常从外面怀入几支癞蛤蟆，让它们吞食伏在地面上吸食唾液的苍蝇。

这一切，后来为伪警听侦知。1939年，私塾被取缔，以授馆谋生的先生，含忿卷席归里。在临行时，愤愤地写了几首诗句。不妨记述如下：

平生咒鬼亦媚神，一念无非济世人。向日三迁师孟母，如今却与鬼为邻。 $\triangle$ 直谅多闻是益友，居安怎可不邻仁。如今遍地多牛鬼，勿怪迂儒扮蛇神。 $\triangle$ 万户萧疏畏虎伥，此间黎庶怎安康。深街小巷藏狐鼠，殿堂之上走豺狼。

先生晚年，家境困窘，七十老人，未罹罪名，已属幸运。我参军前，曾去六间见到过先生一次。先生有诗作数百首，但以子孙乏才，后继无人为憾，并以此相勉，其诗词质量，有的不在刘（春娘）、李（龙石）之下，惜已失传。

# 张学良将军的童年

朱赵氏口述 热余文整理

张学良将军是1901年出生在今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堡屯的。

张家窝堡屯赵家是张将军姥家的家族。张作霖在中安堡兵败后来到台安，就把家眷安顿在张家窝堡屯他的大夫人赵氏的族兄赵全（赵明德之父）家中。赵家当时分三个院落，赵全的宅院叫二东院，依次往西是腰院和西园子。我是腰院赵才的女儿，我三弟叫赵印德，我的祖父赵占发。张学良的姥爷叫赵占元，他们是叔伯兄弟。我是1902年生，比张将军小一岁，张作霖进入八角台和受抚新民府之初的时期，张将军和他母亲一直住在张家窝堡屯赵家，一直到1905年才去了新民。张将军在张家窝堡屯生活了整整五年，我家和他们母子住处仅隔一道矮矮的墙。幼年时，我们常在一起玩耍，有时吃鸡蛋，他让我吃清。

童年时的张学良聪明伶俐，用台安的土话来讲，就是“鬼”，“心里有沫”，人小心眼可不少，因而人们又叫他小包子。与同龄人玩耍，他总能占着先，像扯拉拉狗（现在有说叫老鹰抱小鸡），他在后尾，怎么也捉不住他，他去捉人，虚实相济，又很容易把尾人抓住。打瓦（用石片制成的圆砣）他扔的总是很准。抠高粱秸秆，一节一根，每人出多少，堆成一堆，别人有的打空，有的能打出几根，他总能把

成堆的秸秆抠出大半。大伙都很气愤，说总是他赢不行，一商量想出主意，他参加玩得多出几根，既使这样，还是他赢得多。至于捉蛤蟆、捉蚂蚱，他更是能手。他的脚步又轻，手眼又准，抓得多又好。我小他一岁，又是个女孩子，跟他出去抓不住几个。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别着急，我给你抓”。以后一出去，我就替他拿着。每当我们从村边坑泡或野甸上回来，他扛着杆子，我提着一串胜利品，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

转眼间，已过去了80多年，张将军已91岁，我已90岁，我的身体还可以，可我更为听到张学良将军身板硬朗而高兴，我盼望能够见到童年的好友我的表哥张学良将军。



# 对西安事变和台儿庄战役回忆

刘孟学口述 金祥国整理

我于1908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八区，今黄沙坨镇老虎村。1927年我在鞍山汤岗子招募处参加东北军。同年随军去沈阳，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深造。那时，我是东北陆军炮兵教导队学员，教育长吴克仁。当时中俄战争已宣告结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沈阳。战争从北大营开始，日本军队炸毁了沈阳郊外的一段南满铁路。当时我是连付，随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退到新民县。一直到锦州后，我随少帅张学良、于学忠、吕正操、徐相瀛、吴克仁、陈新、赵记民、刘焊东、周作华、刘洁晔、乔芳、黄永安、刘丙环、董亚东、董汉山、纪少兰、曹文甫、闵明厚、张连春、刘多全、王铁汉、白凤祥等同时进关，进住北京，住进北京城里新世界大楼。共住51天，移防京东通州二年，整编训练，加入炮兵第六团。团长纪少兰，营长刘洁晔，连长曹文甫，我是连付。当时吕正操是53军步兵团长。后来我又被改编为炮兵第八旅，旅长刘焊东、团长纪少兰。1931年到1932年，移防到京南宛平良乡县长辛店住防，又改编为十八团，团长吴迪凡，参谋长董汉山。

由于张治中的部队进驻北京，1933年，张学良、吕正操带领东北军，从北京到天津和日军作战。蒋介石是委员长，一切得听他的指挥。但他对日军的侵略一贯采取不抵抗

的政策，叫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我们步步南下，到河南、山西、陕西、到潼关进入西安。

1936年西安事变，我当时在现场。张学良、杨虎城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但蒋介石不同意，张学良、杨虎城被迫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在西安华清池捉住蒋介石。当时，我见蒋介石穿睡衣，赤着双脚。蒋介石捉住以后，才被迫答应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所以，1936年12月16日蒋介石从西安飞抵洛阳，时间是下午三时左右。二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也到了洛阳。并且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去南京。当时以杨虎城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全体东北军的官兵苦苦相求，不叫张学良去，但张学良不考虑个人安危还是去了。到南京以后，蒋介石不考虑全国人民的反对，扣押张学良至今。综上所述，我都耳闻目睹，因为那时我已当上校团长，负责保卫飞机场的安全。当时，保卫机场的有三千人之多。保卫机场的旅长黄永安，团长有叶小全和我，下属有很多营长，其中有刘振环。我和蒋介石相隔只有五六米远。当时，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蒋介石的侄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蒋孝先的夫人要挖张学良的眼睛和心，蒋介石说“不行，要挖就挖我的吧，死就死了吧，没有汉卿，我都没命了”。蒋介石叫宋美龄掐他一把，看自己有没有知觉。他问宋美龄，我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可见，蒋介石吓到何等程度。回首往事，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蒋介石到南京以后，日本军队对我国实行芦沟桥事变，芦沟桥事变完全是日本人挑起的。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日军占领了北京、天津，时间是1937年7月7

日。当时，我们的部队驻防北京，从北京退出以后，我们在京浦铁路线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我53军29军和日军展开搏斗。后来，转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和吕正操编在一起共同抗战。当时，蒋介石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还有胡宗南的部队，当时打共产党。事变之后，我被改编，旅长黄永安，时间是1938年。我们部队从洛阳出发乘火车在台儿庄车站下车，然后夜间步行进入阵地，参加台儿庄的战斗。台儿庄的战斗是李宗仁亲自指挥的，在那里我和李宗仁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参加台儿庄的战斗共有二万余人，指挥部设在山洞里十分隐蔽，指挥战斗全用电话。我所在的旅旅长叫黄永安，叶小全和我是团长。那时，我的警卫员叫刘付东，他是北京人，那次多亏了他。我在视察阵地时受伤，是他把我背下来的。参加台儿庄的战斗有东北军、西北军、桂林军。东北军的军长有于学忠、张治中、关作仁等。东北军是在南边进攻，打仗不分黑天白天，什么时候来电话下命令就什么时候参加战斗。每天都要和日本军队打几次冲锋。经过二十多天紧张激烈的战斗，最后，以我们的胜利，日军的失败，宣告结束。日军丢下很多战利品，向北逃跑。

那时，我和徐祖谊在一起，他是上将军官，我是他的副官。李宗仁、徐祖谊和我，还有李宗仁的副官，我们常去五当山朝山。我们四人都是坐滑杆上去的。五当山道士给我取名为刘银山，李宗仁的副官叫刘金山。我们和李宗仁同桌吃饭，全是素菜，用面作的整鸡整鸭等。回忆起来，我们二山在当地当时也小有名气。

台儿庄胜利以后，我们乘胜追击日本军队到徐州。由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安内攘外政策的影响下，日军向我军大

举进攻，我成千上万同胞军 人 暴尸街头路旁，真是凄惨之极。战斗结束之后，我们经过休整，改编为二十团，团长张广厚。然后进攻洛阳，由于我们领军作战，被日军的战斗机和水上飞机的轰炸，人员伤亡很大，战马死亡数十匹。我骑的成马被炸死，我是死里逃生幸免遇难。我们转移到信阳西小林甸，也遭到敌人飞机轰炸，一直退到湖北洛阳花园。后来，转到黄埔军校八分校。还有徐祖谊的表弟李铁生，我们俩在一起共事，他是少校所长任马术教官，其中还有张计逊、佟春林等。1939年，我们又退到洛阳，后来我和徐祖谊一起到黄埔军校八分校。徐祖谊是校主任，当时我是徐祖谊的副官，也是校本部的副官，负责组织接待上级领导检查等事宜，包括审阅文件等，七分校校主任是胡宗南，九分校校主任是阎锡山，总校校长蒋介石。那时，我的警卫员叫蒋开凡，他是湖南人。有一次，吕正操去会见徐祖谊，是我把他带进去的。从那以后，我和吕正操有了正式接触，因为我们的家乡只有一河之隔，很近，谈起话来我们感情十分融洽。从那以后，我们又在一起共事很长时间。1941年7月，我乘飞机从湖北老河口飞抵重庆，乘的是邮件保密飞机，飞机上口能坐两个人。

1941年我在黄埔军校八分校任校本部副官时，认识了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印刷厂工作的女干部梁银印。我们相处一段后，感情十分融洽，通过梁银印的姊和徐祖谊的夫人阎景莲的介绍，我们于1942年元月结合在一起，地点在湖北鄂县石板滩乡中心小学举行的婚礼。那时，我的警卫员叫蒋大宣，他是湖南人，那时，中上层军官在部队结婚，都用整齐有节奏的军号代替乐队。我的主婚人有吕正操、闵明厚、

张连春等一些高级教官，女方有梁银印的焯和徐祖谊的夫人阎景莲等人。婚礼进行得十分隆重热闹。我清楚的回忆起，吕正操将军非常有风趣地说过：“前方打仗，后方生产，这也是必要的”。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风生。我对他产生一种由衷地感激之情。当时，我们照了很多幅照片，照片上有吕正操等一些高级教官。婚礼后一个月我们来到重庆陆军大学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住在重庆山洞。我把家安排在离重庆不远的离子坝，时间是1943年。后来，我也到离子坝研究所工作，所长蒋介石，所主任是谢南光，组长潘世现，研究所下设很多单位。当时，我的军衔是上校团级。当时我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20人，警卫班长叫陈洁华，他是湖南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又和徐祖谊接收南京。南京有徐祖谊的家，他家和孙科住对门。1946年，我们又接收上海。住了一段以后，他派我去台湾我没去，我向徐祖谊提出我要回到我阔别二十年的家乡。经过请示，得到徐祖谊的批准。他依依不舍地把我和家属送到船上，在上海吴淞口上船。1947年正月初七在秦皇岛下船，途径锦州、山海关，正月十五到家。从此，我结束了军旅生涯。

西安事变离现在已五十五周年了，台儿庄战役离现在已五十三周年了。我虽已八十三岁高龄，可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记忆还很清楚。